

灯下书

片羽

击缶歌

| 胡竹峰 文 |

天气晴正，不冷不热，树叶浓密，揉碎阳光，一点一点细细洒下，微风吹过，地上若有流金。鼻底有炒货的味道，板栗、花生、瓜子炒熟的清香交融在一起。老房子残损如旧画，青砖白墙绿苔又似乎是梦。黑白色的梦，斑斑驳驳，一个又一个片段，不成记忆。

“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”三十余年如一梦，四十余年如一梦，八十余年如一梦。张恨水有小说《八十一梦》，借梦写世事，多年前在乡下读过。多年前读过的还有《红楼梦》《青楼梦》《玉楼梦》，一梦复一梦，绮楼重梦，虚虚实实。人生如梦，白日梦，黄粱梦。人生如梦亦如戏，戏是对酒当歌，也是春秋大梦。

小心翼翼嗑着南瓜子，听戏。演的是三国故事。锣鼓铿锵，墨玉碎作金石之声，阳光从云层冲决而出，依稀河山郁闷。听着听着，恍惚间成了舞台上一人，是老生，九州皆在眼下，侯门深如海。长亭外，草木深深。想起陈与义《临江仙》：

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多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。

二十余年如一梦，此身虽在堪惊。闲登小阁看新晴。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

“古今多少事，渔唱起三更。”戏曲也是三更渔唱，得农闲之香。瓜子、板栗、花生炒熟的气息，磨粉、蒸糕、点豆腐的气息是农闲之香。深植于日常烟火人生的，不过一边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边吹拉弹唱诗书画。

阅世一深，感悟也多了，风动窗竹的少年光景心心念念，挥之不去。越来越惦记野泉深涧、芒花山风的时光。记得一枚闲章印文，真是绝妙好辞：

我是个村郎，只合守篷窗、茅屋、梅花帐。

岁月倥偬，篷窗、茅屋、梅花帐像云彩一样飘逝而去，好在戏里有采采流水，有蓬蓬远春，有大道多崎，有平淡如水。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，停驻在寻常人家的房梁，怀揣依恋，藏着心绪，萦回传奇。

旧古典的气韵与笔墨纸砚的清香渐渐稀薄，乡野间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，一不留心被风吹散了，幸有戏台陈年岁月的传奇慰藉。人间万事消磨了还有个寄托，无忧无虑。

戏之色、戏之音，是古中国霜笼月罩的山水气韵。在遥远的旷野、陌生的街道、苍旧的戏楼中一次次走进戏之美。

听戏归来，满天星斗，《鸿门宴》《苏武牧羊》《文姬归汉》《水淹七军》《薛仁贵征东》《薛刚反唐》《杨家将》，一曲曲传奇是往昔的注脚、旧日的底色。月落乌啼时分有些寂寥，风雨如晦或者天朗气清，枯坐鸡声茅店，也或者得享华衣玉食。阶前冷霜满天，人生

已处秋景，忽有所悟，心中一怔，生出戏里的况味，生出戏里的气韵。一时解脱又爽然若失。

山风徐徐吹过耳畔，夜色笼罩大地，时光抹去所有悲欣恩仇。山河入梦，古事入梦。我等匆匆过客，岸边此生此世此情此景亦不过被命运之线牵扯而出，或者木然或者欣然。人生如梦，人生也如戏。

《击缶歌》之缶，指的是瓦器，古人用来盛酒浆。《说文解字》上说秦人以缶为乐器，“鼓之以节歌”。古代民间多好叩盆拊瓠，相和而歌，怡然自适。农人春耕夏种，秋收冬藏，息于瓠缶之乐。一剑长歌坐榕荫，三杯击缶生豪气。

遥想当年，一些身着兽皮的先民，围坐篝火堆，一边断削树枝竹竿，一边唱着《弹歌》：“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。断竹，续竹，飞土，逐肉。”

太阳在山与山之间来来往往，从东头到西头。一众先民也在林下来来往往，弯弓搭箭走进山林。归来后，卸下刚捕杀的野物，不顾一身腥气，重新燃起将熄未熄的篝火，切开那野物投入火堆，不多时，香气四溢。老老少少越发意气风发，再一次齐声高唱《弹歌》。

最初的戏词在部落之间回荡，族人们一次次尽欢而散。时间往下，胡笳长笛伴随着击缶之歌在历史上空经久不息。

岁月码头上，权谋崇峻，兵法险诈，粉墨深厚，黑箱内幕一场场。击缶之歌，到底太柔太轻，常常被金戈铁马淹没了，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时间遥远，空间也远。但好在击缶之歌不绝，在兵马退去后，一次又一次响起。

吴昌硕的画，有这样的题识：“有花复酌酒，聊胜饥看天。扣缶歌呜呜，一醉倚壁眠。酒醒起写图，图成自家看。闭门空相对，空堂如深山。”

贫寒岁月里，扣缶歌呜呜。自得酒意自得醉意，宣纸上百花盛开、林木妖娆、瓜果飘香。一回回听戏的时候，心境也近似吴昌硕。恍惚里，辽远而深邃的击缶之歌一下子可望可即可触可摸。礼乐盛世的风景，跃然眼前：

“五更三点望晓星，文武百官上朝廷。东华龙门文官走，西华龙门武将行。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将上马定乾坤……”

这是纯洁浩荡的清平世界，也是幽深凉意的清风明月与美轮美奂的古代中国。

戏文如水。多少回，夜幕垂下，多少回，街巷假寐，只有远山薄雾如细水长流，咿咿呀呀的唱腔在夜空里明灭幽暗透亮，像是风雨苍黄的旧日河山。

春暖花开，那戏听来是一枝牵引着春风的梅花。

夏天的时候，戏词仿佛一枚沾着阳光和露水的枇杷。

秋风起，稻谷黄，坚实朴素的男欢女爱越发丰腴肥实。

冬日看戏，一折折曲子仿佛剥开的橘瓣，又甜又香。

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，其实人生漫长荒凉，不全是这样。戏里时光一瞬而已，现实的一辈子好几十年甚至百来年。那些爱恨情仇是非成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水里，成了戏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。

读一部书，看一台戏，可喜处欣然忘忧，即便无味也不会嫌憎，取其一时快意就好。古人感慨：“堪嗟击缶千秋壮，莫道挥毫两鬓星。”清人孙枝蔚赠友诗云：“书空耻咄咄，击缶歌呜呜。不为今离别，焉知昨欢娱？”都有很好的意思。一阙《清平乐》，一曲击缶歌。正是篱下瓜田的本色，其或庶几近之，亦是本怀也。

这是一本意外之书，也是一本偶然之书。人生有很多意外很多偶然，忧喜参半。人生太平淡，在戏里摆脱无聊；人生太曲折，在戏里寻找共鸣。有幸得到多位剧种传承人与从业者的帮助，他们像是敦煌壁画的创作者，让我获益良多。我并没有太多的戏曲知识，本书所写不过一己之言一己之感。

戏剧是绚丽的灿烂的，如松间明月、石上清泉，近于天籁。粉墨与戏服是往昔的故事往昔的颜色了，手艺的黄昏也或者是手艺的黎明。夕阳与晨光照耀大地，又新鲜又悲壮，人间透亮。

白居易作诗力求明白，常念给乡下老妇听，人不懂就改。然翻阅《白氏长庆集》，终有诸多难解之处，戏文却常常让乡民落泪，替古人担忧。戏里有民间礼赞。至于胡竹峰的文章写得如何，好还是不好，实在无关宏旨吧。借用郑板桥的话：“有些好处，大家看看。如无好处，糊窗糊壁、覆瓿覆盎而已。”

（《击缶歌》，胡竹峰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版）



结义图(国画)

欧咏

菜市场里的相聚

| 王国华 文 |

一个辣椒让你看到辣。一群辣椒拥在一起，让你看到的就是红。圆润的身子细细的尖儿，红得反光。旁边是粗大的白萝卜。一个萝卜让你看到脆，一群萝卜就让你看到白。多看一会儿，仿佛是一个裸体，你会不好意思。

空心菜，一根叠一根。像一群绿色的瘦高的孩子做游戏，一个趴在另一个身上，很厚的一摞。每棵菜都有了生命。是拥挤赋予了它们生命，就像大海让每一滴水拥有了生命。生姜如伸开的手掌。五个粗短的手指头。或者三个、四个。一百多只手掌装在筐箩里一齐伸开，坚决不收回。从旁经过，感觉手掌们随时蹦起抽你一下。

蔬菜们渐次醒来。

有的改了名字。茄子叫茄瓜，黄瓜叫青瓜，青椒叫圆椒，翠花叫雷迪嘎嘎。有的突然变异，惊艳了闲逛者的眼睛。巨大的芒果，半个篮球一样。巨大的玉米，是普通玉米的两倍。小巧的柿子，手指肚般。个个都不肯和别人一样。密集之处，必须名字清新，相貌非凡，才易脱颖而出。

小时候见到的茄子全部紫色。形容一个人受憋时的脸色，就说像茄子一样。今日菜市场已颠覆老旧经验，白色的茄子，如玉。青色的茄子，似翠。摊主确定那是茄子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见过的白癜风患者，也是白得这么纯净。摊贩手拿一个塑料喷壶，不停地洒水，浇花一样。蔬菜叶子和茎块无处躲藏，闭着眼挨浇。头上湿淋淋的。精神倒是精神了，我担心喷壶是魔术师手里的道具，再喷一会儿，白色变成绿色。有先例，少女洗澡之后会由白变成粉红色。

我还看到了相聚。

一个地瓜和一捆韭菜，一辈子不得见面。把它们种在同一块土地，也只能近在咫尺地互相观望，伸出手去抚摸一下对方都不可能。若讨厌对方，想啐对方一口唾沫更不可能。土地养大了它们，却让它们永不接触。监狱里一个一个插满木栅的囚笼。而现在，一个地瓜就躺在一捆韭菜上，仿佛一只猫卧在主人的腿窝里。依恋和爱恋，温和与缱绻。

谁愿意凄冷一生。谁不想在路上和更多的异类遇见。总以为自己只能孤独一辈子了，四目相对之时，突然意识到彼此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如果没有菜市场里这一个偶然，他们如何找到对方？

一个胡萝卜和一捆菠菜，一条黄瓜和一个青椒，一颗白菜和另一颗娃娃菜，一只丝瓜和一捆蒜苔，一辫子大蒜和一条春笋……亲人们都相见了。你在菜市场里止住脚步，屏住呼吸，可以听到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，看到它们久别重逢之后的悲辛，看到它们相拥时的忘情。窃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停止购买和出售，静静凝视这些土地中钻出来的生灵，这些比我们背负了更多酸甜苦辣，经历了更多沧桑的生灵。

你应该为它们的重逢和相遇而鼓掌。这是临终前的见面。见面即分别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。随后各自清洗干净，进锅入灶。

一个人在打折菜品前面手忙脚乱地扒拉，另一人拎着挑好的菜，越过那人肩膀递到摊主手中，摊主称完递回来。中间人的脑袋左右摇晃，试图躲开，还是没躲开。塑料袋和他的太阳穴轻轻擦了一下。这世俗的片段，给整个菜市场的热烈交谈当头泼了一瓢凉水。

有人举着一把葱从我面前经过，葱叶向上，仿佛绿色匕首。我下意识躲了一下。